

<入口。出口>

一、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

你不會回來了，是吧？……你真的已經消失了嗎？覆覆反反，雨溫不曉得想了這些問題多少回，可心痛偏偏沒有消滅，她仍深陷迂迴的低潮中。兩日連連，把城市染成一派潑墨，季節本無意，雨卻使計把這世界下得多麼令人心碎。

過了早晨的尖峰時段，捷運站內已不再擁擠，只偶有大人攜著年幼的孩子與一些看來閒來無事的人來來回回。不通風的地下站台注滿潮濕的空氣，夾雜了花草凋萎和泥土浸過水的味道，不難聞，可濕濕黏黏的感覺總叫人不喜歡。雨天，也讓地面上佈滿了人與人不經意推擠、碰撞的痕跡，那一只只深淺交錯的凌亂足印，似乎寫著每個人各不相干的故事。

站在月台前，雨溫臉上淌滿了悲傷，她想置心緒於度外，可是此刻她的淚珠已幾乎是不自主的便流下了。

「……即將進站。」顯示板這麼寫著，接著地上警示燈也開始閃爍，列車旋即入了站。雨溫沒有多做思考便上了車，甚是沒有看清楚線路名稱，她只想抽離那些讓她觸景傷情的種種，逃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。

上車後四顧一番，雨溫驚奇的發現車廂難得的不多人，平日上班時段總人擠人的場景被空蕩取代，雨溫有些不習慣，卻也感到心安，在這裡縱情哭泣也不會被指點。

七年了，與林生。她想。這七年的感情裡，歲月總是毫不留情地帶來好多回憶。

車子一路上搖搖晃晃，尤其每個到站的時候，隨著慢慢減速，晃動幅度也越來越大，直到最後喀噠一聲，車身終於在乘客和手拉吊環的慣性前傾中驟然停下。有些人下車，有些人上車。搖晃，喀噠，有些人上車。搖晃，左側開門，轉乘的旅客請在本站換車，喀噠，有些人下了車。雨溫一站一站的細數，忽然發現當自我放逐時，開門關門或世界浮動都與自己無關。前額微微發疼著，又有一群人下車了，雨溫閉起眼睛，感覺意識逐漸與自己相遠。

「喂，何雨溫，我好像感冒了，今天晚上不能去找你。」手機的一頭傳來林生帶著重重鼻音的聲音，雨溫不由得有些擔心。

「你還好嗎？有沒有去看醫生啊？」她問道。

遲疑了幾秒鐘，林生才慢慢回答：「沒有，我不能吃藥，我會過敏。」

原本今天他們約好放學後去吃晚餐，順便聊聊上個禮拜他們說要一起看的小說。看來只好擇日再聚了，林生心中一陣失落。

「所以你怎麼辦啊，你家都沒人嗎？」雨溫關心道。

「是啊……。」林生嘆了口氣，一面走向廚房，給自己倒了杯水。

「好吧，那你要多休息，我該去學校了。」說了再見，雨溫掛斷電話。林生這樣還好嗎？不知為何，林生的樣子不斷浮現在她眼前。她走進捷運站，擠在人群之中，手不自覺地又摸了摸口袋的手機。捷運到站停穩，車門開啟，有個念頭忽然油然而生。

「偶爾這樣……應該沒關係吧？」她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擠上捷運，卻不是往學校的方向。

身子不斷發冷，林生一度疲憊的想閉上眼睛，但剛剛自己量過了體溫，燒得厲害。他深怕一睡去無法再爬起來。雨溫阿雨溫，林生恍恍惚惚地想著，真希望能看到妳呢……。

「我們之間的距離好像忽遠又忽近……。」擺在床尾的手機鈴聲響個不停，林生虛弱的坐起身子。是誰在這種時候打來？他心裡一邊咒罵，腦中一邊閃過可能的人選。電話被掛斷，又響了一次，林生硬著頭皮接了起來。

當聽見對方開口，他卻整個人清醒過來。

「你還好嗎？我打了好幾通。」這個聲音……是雨溫？林生馬上用力搖了搖頭，又用手掌搓了搓臉。

「沒事的，我還行……。」他按捺激動，努力保持清醒的說，但雨溫打斷他：「我在你家樓下，能幫我開個門嗎？」

原來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奇蹟，當推開大門看見雨溫時，林生這麼想。雨溫正靠著騎樓的柱子，聽見門被打開的聲音，她趕忙走過去，把手中的東西交給林生。

「退熱貼給你，怕你腦子燒壞。」她說明。林生接過，露出感動的表情，惹得雨溫不知道該再說些什麼。

「哎，就是……我家裡剛好有……。」她試圖緩和些尷尬，自己卻更加不知所措。馬路另一頭綠燈轉成紅燈，汽機車引擎聲驟停，幾個行人看了看四周，才正要從對街走來。整條街倏地變得安靜，空氣似乎凝固了，雨溫先是把目光轉向身後，接著又看著地面，卻還是無法阻卻心跳的漸快以及雙頰上泛起的紅暈。

「那，沒什麼事……我先走了……。」她說，並且飛快地轉身。

「等等，謝謝。」背後，林生開口：「何雨溫，我……很喜歡妳。」

彷彿喪失了思考能力，雨溫愣在原地，過了好久才勉強擠出一句話。

「……早日康復。」

轟轟的聲音讓雨溫驚醒，原來是列車正行經隧道。不知何時，她臉上的淚水已經乾透。

「什麼時候了？」雨溫一邊環顧四周，一邊疑惑：「我到底睡了多久？」輪子摩擦車軌發出巨大的呼呼聲，她望窗外看去，只見闌黑一片，又看回車廂，竟一個人影也沒有。忽然，她的視線停在一個東西上，嘴巴微微張大——站名顯示板上清晰的寫著五個紅字：終點站已過。

怎麼會……？她擰了自己的大腿，確認是否是作夢，可周遭景物仍然依舊。在她逐漸感到驚慌之時，身旁噪音倏地戛然而止，一看，是列車出了隧道來到地面上。至少我還在這個世界上，她稍微不那麼害怕了，可是當她再看窗外，卻發現自己從未見過這樣的景象。

這是哪裡？……真的，漂亮極了。

陽光從車窗不緩不急的灑落，樹影在行駛的車廂內搖曳平移，而沿窗口向外看去，處處飄落著片片芳菲，一切景致正美的恰到好處，雨溫對所遇還來不及吃驚，眼前景物已使她深深著迷。

在一陣搖晃之後，車身停下並開了門，好奇心驅使雨溫走下車，前方是一座木製站台，許多木板已陳舊腐朽，但在站台的上方還是依稀看見幾個字樣：

「桃花源」

二、忽逢桃花林

看到這番景象，雨溫忍不住好奇地四處張望，沿著木製站台旁唯一看來可以通過的小徑走去，不出多久，雨溫的身旁業已被叢生的雜草包圍，她一面往前，一面撥開擋在她眼前的一片翠綠。雖然這裡的草幾乎比雨溫還高出一個頭，但她並不覺得窒礙難行，因為它們不但不鋒利，反而柔軟異常，雨溫不禁有種穿梭雲間的錯覺。

雨溫閉上眼睛享受這樣虛無縹緲的感覺，隨著腳步往前，她發現周遭也同她搖擺。就這樣走了很久，忽然間，她感覺身旁的柔軟消失。張開雙眼的同時，耀眼的陽光遮蔽了視線，等到視覺慢慢恢復，她再次不敢向信自己所見。

一片望不見盡頭的田野坐落在雨溫眼前，而她將目光轉向另一頭，看到綿延無垠的果樹林。在這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地方，雨溫暗暗心想，儼然在另一個時空中。

田埂上坐落著一處處農舍，細看一下，還有不少人在田中耕作，他們著著類似早期農家子弟的衣服，都正專注地埋首揮汗，而他們中的每一個人臉上竟都掛滿笑容。

在不遠處，雨溫看見一名非常面善的少年。

「林生？」她不禁脫口而出。

似是聽見雨溫的聲音，少年回過頭，雨溫認真一看，才發現自己認錯了人。少年和林生外型十分神似，但應該還要更年輕些，是個約莫十六、七歲的小夥子。

「你？」少年有些吃驚地看著雨溫，對這位身著異服的外地女孩又驚奇又驚嚇，而雨溫也愣愣地盯著少年。

半晌，少年終於打破沉默：「敝人默也。敢問女子從何而來，復何故來此？」說罷，他向雨溫露出燦爛的笑臉。

「呃，」一時之間，雨溫不知道該回答什麼才好，這裡的人難道都這麼講話？她不禁心中暗叫不妙。看著雨溫欲言又止的模樣，少年突然大笑了起來。

「哈哈，我是逗你的，我講話才沒有那麼溫文儒雅呢！」少年說完，雨溫鬆了一口氣，少年接著又說：「我名字叫默。看你是從很遠的地方到這兒的，應該挺辛苦的吧？氣色看來也不太好呢！」

雨溫一陣臉紅，想起自己現在一定看起來很糟，默似是看出她的心思，趕忙說明：「我開玩笑的！不過，你好像有甚麼心事。」

雨溫看著默，驚訝於這少年觀察力的敏銳，默親切爽朗的笑靨揮散了她的陰霾，可心中有什麼仍隱隱作痛，這個和林生相像的臉龐，又使她回想起過去，牽動眼角微微灼熱。

正當雨溫望著默失神之際，有個女孩跑向他們。雨溫一看，差點又驚呼出聲，這女孩的樣子根本是高中時期自己的翻版。這幾年雨溫的樣子變了不少，她更會打扮自己，學會化妝，又改變髮型，難怪女孩都沒有發現自己和雨溫的相像。

女孩看了看雨溫，又轉而以疑惑的顏神看著默。

「她是雨溫。」默說明。女孩眼珠子瞪的圓滾滾，微微開口：「唔……你好…我叫沁。」

女孩說完之後，雨溫也自我介紹了一回，她說了自己來此的經歷，兩人聽著都不知該如何是好，經過一些討論，沁提議：「……我想，我們去找漁長老吧，他一定知道怎麼辦。」

沁和默領著雨溫走向他們的房舍，村民們看見雨溫，莫不驚異萬分，他們好奇的圍了上來，又似乎發覺自己的舉動不甚禮貌便退開。雨溫向大家笑了笑，但眼裡充滿尷尬，默見狀拍了拍雨溫的肩膀。

「沒事啦，他們太大驚小怪了。」默笑著說。明明自己剛剛也嚇得要命，雨溫在心裡偷笑，但她沒有對默說什麼，而是十分感謝默的細心。

一路上，默也向雨溫逐一介紹村人。這位是李叔，酒量好極了；那邊正哄著小孩的是小花阿姨，跟我媽媽是好朋友；一直跑來跑去的是我乾弟，我叫他小豬。默每介紹一個人，雨溫就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過去，並對那個人點頭示意。正當他們又走過一間房舍，默卻忽然安靜了下來，這時，沁幽幽開口：「這是我家裡頭……是我奶奶，她生了很久的病……。」

雨溫順著半掩的門扉向裡頭看去，果然看見一位臥床的老人。說話時，沁眼眸閃著淚，雨溫幾乎遺忘自己的悲傷，想安慰眼前的少女，然而沁忽然語調一轉，又開口說：「今天……來我家住吧。」接著向雨溫露出害羞的笑容。

明明自己很難過，卻還是為別人著想……。雨溫一瞬間感覺胸口滿溢著感動。

走了許久，他們三人終於在果園的前面找到漁長老。漁長老並不像雨溫想像中那麼老。純白的頭髮和鬍子修剪得俐俐落落，顯得十分有精神，臉上陽光的神情也使他看起來更加年輕。特別的是，看見雨溫時，漁長老眼裡沒有一絲詫異，反而是溫和的點了點頭。

「我們單獨聊聊好了。」漁長老示意，沁和默便先離開。等兩位少男少女走遠後，漁長老緩緩開口：「其實，我知道只有最難過的人才能進入這個地方。」漁長老聲線低沉，語氣又很是溫柔，雨溫聽了，不禁低下了頭。

「其實，也不是甚麼大事……。」她急忙說。想到與林生的一切，想到如此難過的自己，又想到世界上不只有自己一個人悲傷，雨溫覺得很難為情，可漁長老沒有多說甚麼，反而使雨溫想繼續說下去。

「……我有個男朋友，以前他在我旁邊時，我以為我可以擁有全部。他是學藝術的，我們在一起了七年。……。」她向漁長老開始說起自己的故事，包括怎麼和林生認識，包括林生為了出國留學而離開她，包括自己其實想和林生完成的事。

那些曾引頸盼望的生活，那些平凡無華卻成為日常的點滴，那些一起擁有的難題，那些偷偷為彼此努力的時刻，漸漸化為眼眶上的重量，在雨溫說話的同時與言語一起傾洩而下。心仍痛著，可把自己的難過說出來的時候，雨溫忽覺輕鬆不少。漁長老一直默默聽著，直到雨溫把心頭不快一股腦兒倒盡，才又出聲：「那，你快樂嗎？」他問。

雨溫一愣，林生的離開讓她這麼難過，怎麼會快樂？可是許許多多回憶在腦海裡重演，聽漁長老一說，她驀地想起那些開心的時光。

「……快樂。」她回答。

天色漸暗了，天空用黑紗把夕陽罩起，留下人間的燈火和空中星子，漁長老和雨溫席地坐下並抬頭欣賞著夜色。很快樂啊……，雨溫想著。

「雨溫，別睡了，我帶你出門好嗎？」昏昧之間，雨溫吃力的睜開眼，看見林生正神采奕奕地看著自己。

「幹嘛……那麼晚。」雨溫翻個身繼續睡，打算不理會林生，想不到林生將她一把抱起。

「走嘛！」

入夜的城市是安靜的，連吹拂的微風都像一首搖籃曲。林生開車載著疑惑的雨溫從繁華駛入荒郊，一路上，他們沒有說話，只靜靜聽著車上放著的輕音樂，雨溫一度用眼神發問，但林生笑而不答，直到抵達目的地——沒有光害的市郊山坡上。

「怎麼突然來這？」下了車，雨溫終於提問。

「今天是初一，沒有月亮，又剛好天氣很好。」林生故作神秘地說，見雨溫露出更加不解的表情，他不禁失笑。

「你抬頭看看嘛！」林生說道。雨溫聽話地看向天空，是一片澄淨的純黑天幕，上頭掛滿閃爍星斗。

「哇……。」一時之間，雨溫說不出別的話語，僅只望著星空發愣，而林生則悄悄握住雨溫的手。

在桃花源待著，也過了幾天，雨溫日裡和沁、默做些簡單的工作，夜裡便暫宿沁的家裡。她知道自己畢竟是外人，不能再為大家帶來麻煩，因此幫忙農事時都很努力學習，但儘管如此，她還是明白桃花源終究不能讓她久住。

她有擔心她的爸媽，她有原本的工作，她有該認真去過的生活，於是雨溫將想回去的事告訴漁長老，漁長老像當初一樣點點頭，但希望她多留幾天再回去。

這天下午，雨溫和沁正工作著，默忽然慌慌張張的跑向他們。

「……沁，你奶奶她……。」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說。沁瞪大了眼，二話不說的朝家裡的方向跑去。雨溫也一下就領會是甚麼事情發生了，她一路尾隨沁和默，心裡也焦急起來。

當他們趕回家，很多人已經擠在那裏了，而他們之中一些要好的朋友都紛紛落下眼淚。沁擠過人群，拼命來到最前面，卻只見奶奶寧靜的睡臉，登時，她只覺得溫熱的液體從她眼角汨汨湧出。

「這裡有一封信，應該是奶奶寫給大家的。」有位沁的親人說：「……我來唸給大家聽。」

信裏頭，沁的奶奶逐一感謝了所有人，雨溫聽著聽著，不自覺的眼眶泛濕。文末，老奶奶寫了給所有人的鼓勵，所有人都彷彿聽見老奶奶的聲音正說著：「該做什麼的時候，就去做什麼。不要因為我不在，就忘了應該的事。」

「只要你們都記得我，我就不會離開。」終於，那位親人忍著情緒讀完了信。

傍晚時分下了場雨，沉睡多日的土地終於得以甦醒，植物釋出陳舊的氣味後，變得新鮮嫩綠。村人仰面淋著雨，清澈的水滴洗盡汗漬，也帶走了淚水，雨溫學他們靜靜地待在雨中，感受一個靈魂冉冉升空成為永恆，感受悲傷由雨水潤濕後沖淡，感受希望又重新注入體內。

三、既出，得其船

雨溫待在村子裡的最後一個晚上，大家邀約她參加晚會。說是晚會，其實是所有人聚在一塊兒吃吃喝喝，再圍成一圈聽漁長老講話。

「以前我是個漁夫啦。」這一晚，漁長老對大家說：「不如我說說我的故事吧！」

「年輕的時候，我天天都去溪裡捕魚維持家計，那時年少輕狂嘛，有一次就想說要划船到那條溪的盡頭看看，沒想到划著划著，竟被水流帶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。」

漁長老難掩興奮的神情，繼續說道：「與其說奇怪，不如說奇妙吧！沿途開著我從沒見過的奇花異草，我把我的船綁在一旁便繼續往前走。後來我來到一座村莊，那裏的每個人都很快樂，無牽無掛似的。」

不就和這裡一樣嗎？雨溫心想。他看了看身旁的沁、默二人，以及他們的家人，果真都帶著幸福的神情。

「我在那裏待了一陣子，那時我彷彿第一次遇見幸福，可是後來想到我父母和弟妹，還是得離開……。」

漁長老吞了吞口水，接著說：「後來阿，我不斷地在去找那個地方可是都找不到當初的那條路。我那時就想，就算花上我一生的時間去尋找，我也要再到那裏一次。」

「所以您後來找到了嗎？」雨溫發問，漁長老聽了後笑了笑說：「沒有，可是你看，我現在有了這裡。」

夜深了，田野睡了，星月睡了，這片天地蒼穹也已然睡去，只剩村里的人還醒著，他們唱著歌、跳著舞，不時發出愉悅的笑聲。雨溫也同他們一起歡樂，雖然她知道再過不久，她又要回到本來的生活。

臨行的早晨，沁的家人幫雨溫收拾了東西，因為本來就幾乎空手而來，其實只有一點隨身物品要打點。待一切都準備完畢，雨溫換上來時的衣物，便出發踏上歸途。有許多村人和她同行，漁長老也在其中，而沁和默在前頭領路，準備帶雨溫回到車站。

「有個問題我一直很好奇，能問你們嗎？」路上，雨溫對著前方的兩人說：「你們，只是朋友喔？」

「是阿，我們從小就很要好。」默口裡答道。

而沁聽懂了雨溫的問題，她略略回過頭，對雨溫笑笑：「我們，沒什麼特殊關係啦……。」說完，又快步趕上默的腳步。

前方沁默兩人的影子時而交錯，時而分離，雨溫想起了一些曾經，不禁莞爾。

三周年的紀念日，林生和雨溫看了場電影。走出電影院，雨溫問林生：「你

說，有沒有可能有某個平行時空中我們沒有成為情人？」

「沒成為情人，那要變成什麼？」林生說。他看著雨溫認真提問的表情，覺得真可愛。

「都可以啊，搞不好是仇敵，或是朋友之類的。」雨溫歪頭，似乎想著會否真的和電影一樣，有平行時空存在。

林生看著雨溫的眼睛，肯定的回答：「那樣的話，我一定會覺得很可惜。」

四、不復得路，便前行

「我想過了，明年我想出國繼續學畫。」一邊摺衣服，林生一邊說：「現在跑來跑去當家教實在無法開心。」

雨溫正埋首打報告，沒有特別注意林生。

「不錯啊。」她隨口便答，沒發現林生語氣的認真。

將摺好的衣物疊成一疊，林生起身，整疊抱進房間。

「我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回來了。」猶豫了好多日子，林生才告訴雨溫，他心裡微微愧疚，之前告訴雨溫出國消息時，刻意沒有把這個事實一並說出，可留學本來就是漫漫長路，他根本無從決定歸期，他希望雨溫是懂得的。

「不會回來？你說之後出國嗎？」馬上從手邊的事中回神，雨溫問。

看雨溫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，林生才發覺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，讓心愛的人難過了。原本以為講清楚可以好好結束這段情感，他不希望當自己追逐夢想時有壓力，也不願意雨溫為了無法確定的事等待，可話才出口，他便明白了自己的自私。

「雨溫，對不起……。」他說，空氣沉默了。

過了好久，雨溫終於開口：「沒事，我沒差。」

「分手吧。」雨溫淡淡的說，冰冷的語氣讓林生一陣慌張。

可當他正不知如何是好時，雨溫突然開始啜泣：「……出國以後要好好照顧自己，不要生病又不能吃藥，不要給欺負又自己承受，不要熬夜……好嗎？」

會的，林生很小聲地回答。窗外的雨不知道從什麼時候下起了，天空是灰色的，四周沒什麼風，不太像故事的結尾，可是緣分在此停筆了，可是劇終了。

又來到當初進入桃花源的叢草之中，雨溫不禁再度發出讚美：「這個植物真的很特別呢！」

「哦，這個阿，」默摸了摸身旁的一片嫩葉，也笑道：「真柔軟，對吧！」一旁的沁補充說明：「……它叫記憶草，能保護我們的村子不受到外界侵擾。傳說就是因為記憶草有特別的魔法，我們都沒有遇過災荒或疫疾。」

保護是嗎……？看著沁的側臉流露感謝的神情，雨溫微笑，也許我們每個人的心中，都有座不想被傷害的回憶花園，也都有著記憶草的溫柔保護，讓回憶永遠保持本來的樣態。

林生，你會一直好好的住在我心裡的，雨溫想。

不覺中，他們一行人行至站台前，大家依依不捨的和雨溫話別，雨溫也不斷對大家道謝，一整片記憶草隨風搖漾，像一幅畫的背景，而畫上有好多人在豔陽下笑著、揮著手。雨溫在心中默默發誓，要永遠記得此時此刻。

車到站了，雨溫轉過身子，突然間，有什麼東西模糊了她的視線。

「雨溫，記得阿！幸福是自己創造的。」身後，漁長老這麼說。

林生的背影逐漸消失在準備登機的人群中，雨溫一個人站在原地，一任淚水不停流下。這七年，彷彿一眨眼便過去，雨溫想著高中時剛遇見林生的自己，好似轉身前和轉身後。

從前認識林生時，只覺得他是個瀟灑隨意的人。正是因為他這樣特質才如此吸引自己吧？雨溫心想。可今天也正因如此他決心隨夢離開。

望著已看不見林生蹤影的人潮，雨溫無聲地問，萬水千山後，還能再重逢嗎？或此地一為別，便是一輩子了？

回憶的片段閃爍在雨溫面前，她想起一開始來到桃花源的緊張和好奇，想起沁和默的笑容，她也想起與林生故事起筆的那天，想起曾經酸酸甜甜的心事，想起林生的每一句話。不知不覺間，她又在捷運搖晃中睡去。

再度睜開眼，雨溫發現自己已回到原先的捷運路線，看著人群來來往往，她感到心安，卻也覺得陌生。「左側開門。」捷運廣播系統又說起熟悉的站名。桃花源裡的一切，彷彿一場終於醒過來的夢境。

可是雨溫知道那絕不是夢，關於桃花源點點滴滴的回憶，都是她如此相信的證據。

出捷運站，雨溫發現雨早已停下，空氣是清新的，天空是晴朗的，心情也是清澈的。也許生命是河流，而人人各自搖槳而行，總會在水流匯集處聚首，又錯過。漂泊之中，大概會行至下一個驛站，又或許在千迴百轉後，找到桃花源的另一個路口。雨溫這麼想著。

漁長老最後的話一直低迴在她耳畔：「幸福是自己創造的。」藍天佐白雲，夕照映城市，世界流轉還是那麼美妙。

「以後你也要好好生活，該做什麼的時候就做什麼，好嗎？」雨溫記得林生

曾如是問。

好。她對著自己說。